

# 我城我性

# 香港性 / 別日常

學人。性。聯盟

金暉路、曹文傑、賴婉琪 編

編者序	捕捉香港的性 / 別日常		iv
推薦序	(一)	何秀蘭	x
	(二)	何春蕤	xii

## CH1 性 / 別的日常革命

導讀			003
101	但求「眾生平等」，並非「高人一等」	江紹祺、劉凱亮	005
102	酷兒政治與同志研究	游靜	013
103	田力人波女——男人婆的性別告白	金擘路	017
104	同志仍須努力	Wilzun	022

## CH2 教育的愛和恐懼

導讀			029
201	香港校園性 / 別運動的實踐	李德雄	033
202	香蕉戴套以外——走出「恐懼」的大專性 / 別教育	陸潔玲	040
203	為師生打開一面鏡一扇窗 ——尊重差異的性 / 別教育就是愛	何萬寶	047
204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從基督教國際學校事件看教育的公與私	曹文傑	053
205	跨城·跨性——反思溫哥華學校跨性別政策風波	梁學思	059

## CH3 家門內的民主

導讀			071
301	讓民主進入家門——香港家庭的演變	江紹祺、劉凱亮	074
302	愛恨交纏——家庭價值的情感政治	曹文傑	081
303	耶穌的家庭價值	胡露茜	086
304	酷兒過年，年關難過	金擘路	093
305	性別模糊的界限——外傭與香港家庭的角力	賴婉琪	097

## CH4 愛得不一樣

導讀			105
401	「我的兒子是同志，你們可以和他做朋友嗎？」 ——記香港同志遊行	梁偉怡	108
402	從獅子山下到斷背山下 ——香港第一代男同志的故事	江紹祺、劉凱亮	113
403	愛得不一樣，可以嗎？	曹文傑	120

## CH5 聽見、看見身體

導讀			131
501	正當的身體？——跨性別在傳媒	黃結梅	134
502	豪放女，在哪裡？香港大銀幕上的女女情慾	譚佳	141
503	香港容不下葉玉卿	曹文傑	147
504	當乳房成了報章頭條	彭家維	152
505	欲醉，欲退，欲睡	周耀輝	159

## 酷兒政治與同志研究

游靜

「約一九九〇年左右，『酷兒』進入公眾意識。當時這一個辭彙向國族規訓機關命名性主體的權力提出挑戰，這些命名包括男或女、異性戀或同性戀、自然或變態。這辭彙矢志質疑社會關係不但在製造與認可身份，更把身份正常化及牢固化，所以『酷兒』給人的政治期許，在於它對於多重社會權力駕馭，如種族、性別、階級、國族、宗教，以及性態等提出廣泛的批判。」<sup>1</sup>

這是二〇〇五年美國文化研究學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所編的專題「今天的酷兒研究還有甚麼酷兒？」(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的前言，三位編者描述酷兒研究在九十年代初歐美出現時的政治意涵。要了解酷兒政治必先梳理北美同性戀運動的歷史脈絡。一九六九年紐約石牆酒吧的「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被認為是其後席卷歐美的女男同性戀運動的奠基石。七〇年六月廿八日，石牆暴動一週年，紐約舉行首次同性戀大遊行，名為 Christopher Street Gay Liberation Day March，其他城市也跟隨每年舉行活動，追求同性戀解放與自由。在學院內與其他文化生產場域中，各種同性戀研究、重溯同性戀的歷史書寫因而應運而生。

踏進集體保守的八十年代，追求解放與自由的抗爭概念淡出，給較強調正面、陽光、歡慶的「同性戀驕傲節」(Gay Pride)取代，逐漸遠離運動原來的叛逆與挑戰氛圍。運動中較年青、基進的成員遂提出酷兒的概念，企圖糾正同性戀運動一直是男權當道的歷史(Gay=同性戀=男同)，也打正旗號要涵蓋同性戀以外的性小眾，如雙性戀、跨性別、愉虐、無性、自戀等。畢竟六九年在石牆酒吧內外最勇敢抗衡警察暴力的正是一批易服人士。她們唱的歌包括：「我們是石牆女孩，我們的頭髮鬆鬆，我們不穿內褲，我們展演陰毛……」。酷兒提倡的「多元」，是不要作為被所謂偽善地「包容」，而是要倡導更基進的價值，向主流正典的性別、性向二元對立挑戰，主張發展人性被長期壓抑埋沒的、豐富的情慾與性潛能，嘲諷企業社會和原生家庭文化這些社會關係製造出來的二元(好/壞；成/敗)身份。但踏入九十年代中，酷兒除了在北美學院內成為顯學，催生了一批深刻思辯性別操演、主流文化酷兒性的明星酷兒理論家外，逐漸失去了它顛覆與改變社會保守價值的政治能量，需要與女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等分眾社群重新結盟為 LGBTQ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從前 queer 是 LGBT 的 umbrella term，但當出櫃、單偶、陽光、自我肯定、向上認同的 LGBT 成為新的正典，queer 只能是尾隨在 LBGT 後面被認為最邊緣曖昧的小角色，被

---

<sup>1</sup> David Eng, Judith Halberstam and José Esteban Muñoz, "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Social Text* 84-85, Vol. 23, No. 3-4 (Fall-Winter 2005), 1-17.

LGBT 勉為其難地「包容」著。

「酷兒」被提出十多年後，《社會文本》學刊需要問「酷兒研究還有甚麼酷兒？」，當然是與這十多年來歐美文化中男女同性戀身份的急速主流化息息相關；這主流化過程尤其明顯見於同性戀身份作為一種在大眾傳媒中供普及消費的生活方式，又同時是被爭取的合法類別。當「酷兒」在歐美變成一個只催生中產消費或強化一對一的核心家庭價值，鞏固某一種性態(一對一、已婚、可生育)為「正常」時，昔日的「酷兒」便變得最不「酷兒」了。Gabriel Rotello 在《性生態：愛滋與男同命運》<sup>2</sup>中講得夠白：「婚姻……將為結了婚的提供地位並隱含對那些沒結婚的人的懲罰。」他建議整個同性戀社群停止濫交、重視單偶關係來阻止愛滋。九七年酷兒研究學者 Michael Warner 在紐約成立「性恐慌」(Sex Panic)同運團體(自稱「撐酷兒、撐女性主義、反種族歧視」的直接行動組織)，因為在共和黨政府當導下，「酒吧與性俱樂部被關閉，愈來愈多的男同志在紐約街頭被抓，被控以公眾淫褻罪——非常老土的恫嚇方式。又看不見社區有抗爭」。他稱九十年代同運的保守化傾向為「從基進的歷史退縮至一種嶄新的後解放主義私有化」。他指出某些同性戀「生活方式」被主流化、被正常化的同時，也標誌着其他的被更邊緣化、異端化。在同性婚姻未被合法化之前政治分歧彷彿是在直與彎之間，合法化之後，分歧便被轉嫁至結婚與不婚的同志之間：前者趨向正常，可以牆頭草兩邊擺；後者萬劫不復、自甘墮落。

在華文的社會脈絡，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把歐美的同性戀運動、女男同性戀研究、酷兒研究一籃子進口，通稱所有論述為「同志論」，充份發揮它作為轉口港的優良傳統，把這些被非脈絡化的文化構成重新組裝並出口到台灣，適逢台灣政治解嚴後女性主義運動迅速主流化與自我規訓化，致使各種性小眾社群被性別主流邊緣化而與之分化決裂。香港文化工作者這時候引介的歐美酷兒研究、同運成果與對華人「同志」的命名及組織(包括大量引入歐美「男同志」電影、出版《同志論》等書、在九六及九八年香港舉辦華人同志交流大會等)，正好為台灣含苞待放的性別文化運動提供養份，也與台灣學者引介及發展的性／別論述相互滋長。然而，這樣的一籃子輸入，讓酷兒政治更容易被 LGBT 運動的主旋律在彷彿毫無矛盾的情況下收編，以自身 LGBT 運動的主流正典化來加碼追隨歐美 LGBT 運動的主流正典化，成為在地同運的統合目標。

與台灣的學院生態及社會運動需求迥異，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學院與文化建制則從未間斷地把性別、性小眾議題邊緣化。由於香港學院一直拒絕提供促進同志／酷兒政治在地化的資源，又深深植根於殖民地教育精英化與資本主義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讓同志平權運動受同志文化消費主導，成為主流反性論述的同謀。相反，近年國內的重點大學非常積極、有系統地引入台灣的同志研究成果，與國內目前

<sup>2</sup> Gabriel Rotello, *Sexual Ecology: AIDS and the Destiny of Gay Men*, New York: Dutton, 1997.

一呼百應的同志公民社會互相滋潤，力量不容忽視。香港學院已經成為在華文世界中碩果僅存、最缺乏與拒斥同志／酷兒批判性政治思考的暗櫃。

在同志文化鋪天蓋地的進佔全球流行文化的今天，多元慾望日益民主化，華文世界中有關同志主體、同志情慾的知識生產也必然會變得愈來愈有市場。踏進二十一世紀，香港的大眾媒體對性小眾的獵奇、妖魔化、病態化報道卻變本加厲。香港獨有的殖民基督教傳統在面對全球化衝擊、努力融入中國的過程中，透過史無前例地拼命製造及散播恐慌，以保昔日遺留下來的特權，並借美國保守黨政府曾經執政十多年來孕育的福音右派論述資源來自我壯大。這些擁有大量資源的宗教階級，近年不斷收買媒體空間、倡導政改，他們熱情投注、為每一個有關家庭和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等議題重新定調。香港的社會運動、公民論述的生產由於長期拒絕把性／別議程看成為社會改變願景的一部份，反而不斷強化社會運動中反（女）性、反向下認同的潛台詞，導致香港政治的民粹化與對性的恐慌經常合流，彼此強化。目前香港的同志研究、同志運動所面對的，史無前例的內憂外患，正向我們揭示，我們需要進一步理解這城，開創反思與分析、迎戰與解殖的新路向。

### 游靜

英國倫敦大學媒體系博士，美國夏威夷大學性別研究博士後。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導師及台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碩士生導師，2016年為台灣漢學研究中心獎助研究學人。著作多種，包括《游於藝》(2015)、《我從未應許你一個玫瑰園：香港文化政治生態》(2014)、《性／別光影：香港電影中的性與性別文化研究》(2005)、*Filming Margins: Tang Shu Shuen, a Hong Kong Forgotten Woman Filmmaker* (2001)、《裙拉褲甩》(1999; 2011)、《另起爐灶》(1996)及電影劇本集《好郁》(2002)等。編有 *As Normal As Possible: Negotiat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2009)、《性政治》(2006)。詩集《不可能的家》(2000)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推薦獎。也為獨立電影導演，新作有紀錄片《壞孩子》(2010)。